

【菩提道上】 釋見渠

光明燈

光明燈柔和地照耀著我，我的眼底、心中也映照著一盞燈，我看著光明燈，看到了懵懂少年時的追尋，就在一盞燈中呈現，不禁露出了會心的微笑……。

1

我仔細地挑著佛前的油燈，一旁教我的法師告訴我，這些光明燈代表每個人心中的智慧明燈，所以要小心地照顧，不能讓它油枯燈盡或被風吹滅。心裡咀嚼著那番話，想起自己曾有的追尋。

大一參加一個關於生涯規劃的成長團體，要我們寫下人生最想追求的人格特質。記得當時我寫了「智慧」二字向別人展示，然而，我並不知道那是什麼、要從

那裡尋找，只隱隱感覺那會對我的人生產生真正助益，是我要追求的目標。

高中度過最難熬的青春期的，進入大學是心智轉換的另一個階段。雖然醫學並不是我最大的興趣，但功課壓力、父母期許，以及基於理解自然與生命的好奇，我還是在投注了很多心力。那時生命科學與基因工程正在萌發，一項項研究報告，都宣稱破解了人類生命行為的奧秘，並頌揚生命科學的研究將發現生命的真相，為人類帶來更大的幸福。這是多麼令人興奮的消



息！我認為以科學的精密性，應該能掌握生命的實相；以科學的驗證性，更可以找到通用全人類而不變的幸福公式。這是一道前程的曙光，我打算以後就此繼續深造，挖掘我所追尋的生命智慧。

但我也逐漸發現，只停留在理知的層面，將使得生命呈現蒼白和扁平，必須體驗人生，獲取理性外的溫熱感性。在自由學風的吹拂下，探索世界的觸角很容易伸展，我接觸到許多不曾看過、聽過的層面。最引人好奇的，莫過於屬於禁忌的事物，那時正值解嚴，很多社團都在探討過去被禁止談論的政治、社會、文化等問題，溢滿了年輕人的理想與熱情的我，激起了參與社會改革的使命。

我關心的層面，逐漸從自我擴展到社

群、國家乃至世界。由於認同知識分子應將才能奉獻於締造更完美的社會，我積極地投入社會運動，希望能為人類開創光明的未來。社團與愛情是探索自己、學習人際關係的重要課題。加入社團，共同的興趣與理想，結合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夥伴，意氣風發地高談闊論，交流著一份互相扶持的心意，使「大學水果店」即使到了寒冬依然高朋滿座，而最能融化冰雪的，莫過於心靈相會的友情及愛情。

很幸運地，我有一位能夠互相增上的好友，她的聰慧與才華是我所欣賞的，與她促膝長談，常開啟我不同的思考方向，還有，我們同樣有一個不算圓滿的家庭，對於彼此心中的重擔，更能互相了解與支持。只可惜，她讀完大一就移民到美國，

我第一次感到失落友情的悲傷。

還好，有其他朋友的陪伴，在宿舍餐廳的自助餐，一夥人共吃一大盤菜，依然能嚐出友情的醇美芬芳。就在「拉警報」緊接「沒人要」時，愛神的箭竟不小心射向我，對方的寬厚老實與細心體貼，說服了我，小心翼翼地交出保護許久的心，在許多同學的祝福下，成了令人羨慕的一對。我覺得自己正逐漸被暖暖的人情包圍著。我不知這些和「智慧」有沒有相關，但我自認為已掌握生命的光和熱。

2

沒有人想到我會去參加學佛營。事實上，學自然科學的人，對宗教通常是抱持

懷疑的態度，而我想參加，是因為好奇。

第一次進入佛寺加入學佛團體，彷彿到了不同的世界。法師和居士、同學們不談現今科學的發展，不從物質和科學來解釋人生，更不討論政治與社會的弊病、改革，也不涉及男女感情。他們談的是關於一個人如何向內觀照心靈，如何讓心發揮最大的力量，以及人們應該如何慈悲相待，還說人生是苦的、無常是真理，並且告訴我們如何從日常生活中，驗證佛法的道理。雖然不習慣，我還是秉著科學求真的態度，認真思考，甚至實驗。其中「佛教是講求智慧的宗教」的說法，引起我很大的興趣。最後，我承認佛教有些東西值得探究，但是拒絕皈依三寶和受持五戒。

那天早課，站在大殿望著佛前的光明



燈，散放著溫暖的火光，雖然帶給我異樣的感動，但山下的光彩和熾熱，無疑對我有更大的吸引力。除了內心留下些種子，我幾乎沒什麼改變地回到屬於我的紅塵。

然而，當我逐漸深入政治、社會活動，才發現在那底層永遠有層污垢，很容易讓人陷溺而無法自拔。而且，禁忌打開、理想目標達成後，重要的便是權力大餅的分食。我參與了一項醫療法規的爭取，天真地以為是為了病人權益，誰知，最終卻落於醫療人員的利益分配。我心中一凜，過去認為的公益運動，其中究竟有多少私心在運作？為達成理想而結合的社團，還是免不了與人與人間的傾軋與鬥爭，我懷疑投身於此是否真的對自他有益？

並且，當我從基礎醫學進到臨床醫學

實習時，才發現：從實驗室的結果到病床上實際運用，還有好長一段距離，實驗數據的總和，根本不等於活生生的人。當病人因情感上的痛苦而影響病情，或者雖已經控制住病情，但情感上的痛苦卻持續蔓延時，我卻不知道要拿那一篇科學報告來用，尤其是碰到末期病人，更是不知道要如何解釋生命的終結與意義。

實習時，貼近了所謂的「人性」，才知道過去是我學習目標的大教授，也纏縛著許多煩惱：外遇與家庭失和、權力與派系鬥爭，乃至面對自己的健康與生死一樣沒有著落。如果這些進入醫學界「竊取生命奧秘」的天之驕子，也無法處理自己生命的問題，那麼，我進入實驗室去分析化學分子，能夠解決生命的問題嗎？

在短短一、二年間，人事變化卻似幾

經滄桑。社團裡為理想奮鬥的夥伴，已逐漸星散，有的回到現實中，為將來的功業鋪路；留下的，不是為了理念的問題互相爭吵，就是因為曲高和寡而落寞寡歡。一同分享青春歡笑與悲傷的死黨，也慢慢解散，或被白馬王子帶走，或為個人前程奔波。擋不住變動的潮流，我的心也在發酵：為什麼理想會改變？友情會沖淡？愛情會變質？甚至連科學也不見得可靠？

我很想在變化中想抓取永恆，卻又抓不住任何一樣東西，只覺得像風吹過雙手、水流過掌中、沙漏出指縫。感覺好像有些東西在變質，使我蒙上一層迷霧，而原先籠罩我的光與熱正逐漸散去，我不知道什麼才對人生真正有益？

3

為了填補、掩飾變動所帶來的空虛和恐慌，緊抓住所剩不多的時光和好友及時行樂，是畢業前最重要的事。一次，我們夜遊東北海岸，在北關通宵達旦地話南北、道理想、訴衷腸，並一起等待黎明。自清晨第一道曙光開始，我便拿起相機猛拍，不服氣地想抓住剎那成為永恆……，飛快用完一卷底片，換底片時眼前的光影早已千變萬化，我頹然地承認自己的失敗，放下相機，不再有所願求地欣賞剎那變化的日出景象。

橘紅的朝霞，使我想起兩年前在學佛營大殿裡橙黃的燈光，受到晨露的滋潤，我心中佛法的種子萌出了新芽，不自覺地



浮現「一切有爲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做如是觀」的偈子。

我主動探聽學佛營的消息，再回去參加一次。這次我確實認同了無常的道理：萬事萬物莫不是一直在遷流變化中，沒有永恆不變的事物，但也因為變化無窮，所以充滿了積極的可能與生生不息的力量。我學到緣起的道理——世間所有的一切，都是因緣條件的組合，人生的改善就在於善觀因緣、創造因緣。我也聽到人生安樂的方法——反觀自照，放下執著，活在當下。也知道能真正利益他人的前提，是無私的慈悲和智慧的觀照。

營活動結束前的晚會，在傳燈活動時達到高潮。師父點亮了第一盞燈，劃破了室內的黑暗，繼續點亮第二盞燈、三盞

燈、四盞燈……，一一傳到每個人的手上，營造出一大環溫暖的光圈。我接受了那盞小小的光明燈，讓橙黃的燈光照亮我的臉、我的眼，甚至我的心，捧著燈，感覺一點的溫熱自掌心傳到心底。雖然，山下有一般人所謂的光明前途在等待，但我已不需要那外加的炫目光彩，而開始懂得欣賞一盞用心所點的小小光明燈。

受光明燈的引領，我皈依了三寶，開始走出迷霧。

4

光明燈是要用心照顧的，我很喜歡這個工作。

我小心地用鑷子夾起燈芯上的焦炭，

燈焰就更加明亮了，仔細地擦拭燈杯上的油污，整盞油燈就更顯得明澈通透。我聯想到，出家以來有許多一直重複的勞務：掃地、拔草、擦玻璃、洗水溝……，好像都是類似的性質——要清除掉骯髒的東西。

地必須一遍一遍地掃，玻璃要一次又一次地擦，燈也要一挑再挑，才能保持明淨；表面上做的是身外的工作，其實是藉著一次次地用心，不斷地提醒自己：修行就是要去除身心的染污，學著放下對自我的執著。

挑掉燈芯的焦炭後，拿起油壺輕輕地注入燈油；在拋棄和放下以外，還必須有新的東西加入，例如學習新的生活方式、佛法的知見、僧人的戒律和行門的用功等，就是修行生活必須加的油。加入的

油，被燈芯吸收了，便化作燃燒的火焰，成為光亮和熱能散發到虛空。而出家所學的一切善法，要發揮燃燒自己、照亮世間，也是要先滲入心中，再散發到虛空。

燈芯挑好、燈杯擦淨、燈油注滿就大功告成了。光明燈柔和地照耀著我，我的眼底、心中也映照著一盞燈，反射著光亮；燈微微的光熱感染著我，我的身心也逐漸散發出溫熱的能量。我看著光明燈，看到了懵懂少年時的追尋，就在一盞燈中呈現，不禁露出了會心的微笑。

如今已無須追尋，只需挑掉心上的焦炭，注入澄清的善法酥油，用心去接續香火，讓身心融入，將自己燃燒作一盞小小的光明燈，智慧的燈就能光光相照、燈燈相續。